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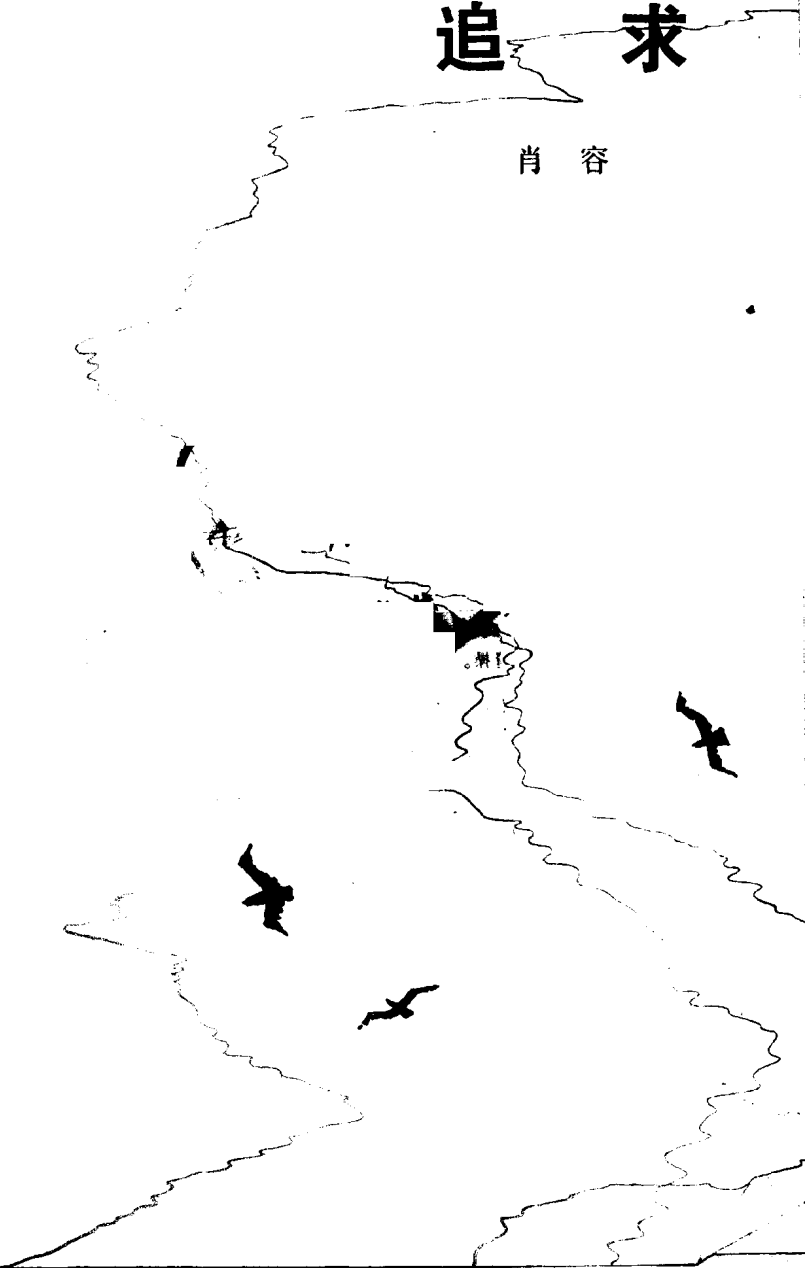
追求



I247.5
297

追 求

肖 容



责任编辑 费淑芬

封面设计 邵秉坤

追 求

肖 容 著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
(杭州武林路196号)

(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)
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17.75 插页2 字数411,000 印数00,001—90,000

1981年12月第1版 1981年12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10103·242

定价: 1.20元

内 容 提 要

受到进步学生运动影响的上海光明新专高材生文扬，聪明热情，积极向上。因此，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迫害，同时也招致内部某些人的嫉妒。流言蜚语，里外夹攻，致使他不仅在政治上遭到“莫须有”的嫌疑；而他的女友刘咏梅，也终于离开他而独自去四明山革命根据地。

我游击区工作组组长苏毅，是刘咏梅现在的领导，也是过去学生运动中指引文扬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蒙者。他曾对刘咏梅怀有好感，但了解到她与文扬的关系后，就设法把正处于苦闷彷徨中的文扬领上了四明山，使他走上了正确的道路。

小说展示的生活面较广。从都市的学生运动到山区的游击战争，既反映了十里洋场的灯红酒绿，也写出了深山密林的日日夜夜。故事情节比较曲折，通过对文扬、刘咏梅、苏毅等主要人物形象的塑造，从他们对革命理想的共同追求和对感情生活的严肃处理上，反映出人物的不同性格和成长过程。作品比较真实生动地写出了一代人的美好品德与高尚情操。

目 · 录

一、被瞄准的目标	1
二、重迭的伤痕	18
三、星星在闪烁	44
四、谁的过错	69
五、踏上四明山	96
六、公馆十日	120
七、在激流面前	158
八、不平静的夜晚	207
九、觉 醒	245
十、美好与丑恶	273

十一、意外的重逢	317
十二、上 钩	340
十三、真正的距离	365
十四、三颗透明的心	385
十五、山雨欲来	416
十六、黎明前的黑暗	448
十七、滚烫的泪珠... ..	483
十八、人为什么活着	500
十九、五月榴花	536

一、被瞄准的目标

一辆三轮车在上海光明新闻专科学校的校园大门前停下，傅忍之穿着灰色派力司长衫，脸色阴沉地走下三轮车。这个五十二岁，在上海颇有声望的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，似乎对四周什么也不感兴趣地一直向校门内走去。看门的老头恭敬地向他欠了欠身，悄悄走近他：

“教务长！那两位客人就等在你的办公室里。”

傅忍之没有作声，他的脸色变得愈加阴沉了。他的两条腿宛如开动发条的机器人一样，并非出于自愿，只是机械地向前移动着。

他走在一条通往教学大楼的水泥路上。左边是一排修剪得很整齐的黄杨树。黄杨树里面种着各种颜色的月季花。往常，傅忍之走过这里，总要停下来对他最心爱的几种月季花观赏一番，今天却连看也没有看一眼。右边是一块铺满嫩草的宽阔的草坪，这是傅忍之经常用来与客人或他的得意门生散步谈心之处。但此时，他根本没有这种心绪。他对这两个不请自来，并把他从家里叫回学校的不速之客十分生气，感到这种做法是对自己的一种侮辱。水泥道上，一批批学生从大门口进来，三五成群地在他身边擦过，径直向教学大楼涌去。几个平时比较拘谨的学生，还特地向他鞠躬问了好，然后，才迟迟疑疑地随着人流往教学大楼走去。

教学大楼门口，贴着一张用桔红色书面纸写的海报：

光明新专同学联谊会学术股主办

第四次学术讲座

敬请：许广平先生主讲《鲁迅的一生》

时间：本星期日下午二时

地点：本校大礼堂

傅忍之看了看手表，时针才指着一点二十分，可是来听讲座的人却已经如此踊跃，这使他敏感到这是个不祥讯号。这种情景如果发生在两年以前，抗战刚胜利，光明新专初创办时，傅忍之还会对学生中这种民主、好学风气予以赞赏，但眼下，已经是一九四七年的初夏，傅忍之感到这个学校和他自己都正处在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的境况之中。特别是今年元旦，在全市大专学校学生的“抗暴”大游行中，光明新专的一批学生，居然也脱颖而出，参加了这次大游行，害得傅忍之因而被市长“请”去谈了一次话，给他添了不少烦恼。怀着这种“一遭被蛇咬，三年怕草绳”的余悸，使傅忍之对眼前出现的情景，不能不感到寒栗。那海报上的“同学联谊会”五个字，越来越显得刺眼。而且，仿佛象万花筒一样，这几个字竟跳动起来，一晃眼，就变成了“学生自治会”五个新字；霎时又变成了一幅巨大的“光明新专学生自治会”的大旗。似乎还看到几百名同学高呼着口号，跟随在这幅大旗后面，簇拥着走出校园，投入到大街上示威游行的洪流里去……。

不，决不能出现这种情景！这对学校，对自己……都是太可怕了。

傅忍之清楚地记得，学校里的三青团头子——“正气社”的负责人，那个刚转到学校来的青年军少尉郝鹏，曾经明确地向他提出过警告。说他们认为：这个由校内三个系的七个学生社团

联合发起组织的同学联谊会，背后肯定有共产党地下组织在牵线；所谓“联谊会”，不过是企图进一步成立全校性学生自治会的前奏。而所谓“学术讲座”，也是共产党用来争取中立派学生的一种最有效的手段。因此，要求校方对此不能置若罔闻。但是傅忍之则有他自己的看法，他觉得必须始终维护自己的学者身份。他这两年苦心经营而博得的“开明办学”的声誉，来之不易。而凭他对时局的估计，国共两党，中原逐鹿，鹿死谁手，前途尚难预卜。他不想在自己煞费苦心校正好的政治平衡杠杆上，轻易地移动砝码。更何况，在同学联谊会里，也有着傅忍之一心寄以期望的目标……。当然，傅忍之也决不允许在他的学校里，出现象国立大学那样能左右局势的学生自治会，这一点他又是与郝鹏相一致的。因为傅忍之完全知道，一旦出现了一个强大的被左派控制的全校性学生组织，将会给学校及他个人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。

其实，今天就已经让傅忍之尝到这种滋味了。今天本来是星期日，是例假，校园里应该象修道院一样的恬静幽美。而他本人，也答应陪太太秋芸一同上“快乐”咖啡馆，去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日。但是，就是眼前这张桔红色的海报，彻底破坏了傅忍之苦心以求的宁静秩序。而等候在他办公室里的那两个不速之客，是不是又将给他带来新的灾祸呢？

但愿不会发生什么吧！傅忍之忧心忡忡地走上他的二楼办公室。

办公室里有三个人在等候着傅忍之。傅忍之只认识那个身材魁梧，保持着军人气宇的郝鹏。

郝鹏连忙把坐在他身边那个戴光边眼镜的瘦长条子介绍给傅忍之：

“这是团部特派员严先生，是专门负责我们城中区的，他有

紧急公务想与教务长商讨。”

接着又介绍坐在对面沙发里的一个穿藏青中山装的中年人：“这位是胡新汉先生，《正言报》的经理部主任，是严先生特地邀请一起来的。”

傅忍之一面与来客寒暄，一面看着瘦长条子递过来的名片：

三民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团部特派员

严 雄

江苏松江

傅忍之没有丝毫表情，他旋动了办公室里一间内室的门钮，有礼貌地向客人招呼：“请里边谈吧！”

大礼堂里黑黝黝一片，已快坐满了。可是人们还不断从门外涌进来。礼堂的台上，同学联谊会的理事们忙着在布置会场。中幕上已经贴着“学习鲁迅”四个金字，讲桌前的遮板上，贴着一幅鲁迅先生的木刻像，两旁留着余地，是准备贴对联的。由于听讲的同学来得特别早，而学校里那位姓李的总务，又迟迟拖延到一点钟，才把大礼堂的钥匙交给他们，以至听众们都进场了，而他们会场还没布置好。

一个戴深度近视眼镜的小伙子，“咚”的一声，推开后台化妆室的门，朝房里大声嚷道：

“文扬！时间还差半小时，人都坐满了，怎么办？”

化妆室里一个二十来岁，穿着藏青茄克衫，中等身材，脸色白皙的青年，正全神贯注地蘸了砚台上的墨汁，在挥笔疾书，写着对联。他头也不抬就回答：“叫康乐股马上组织大家唱歌！”

“得令！”小伙子立即兴冲冲地回复去了。

一个大个子急急从台上奔来，手上还沾满着浆糊。人未进门，他那粗嗓音先到了化妆室：“好了没有？文扬，得快！……”

文扬饱墨满蘸地用行书写完“俯首甘为孺子牛”的最后一笔，欣然答道：“好啦，拿去贴吧！”说着就把墨迹已干的上联“横眉冷对千夫指”递给了大个子。大个子接过一看，啧啧赞道：“嗨！真漂亮，好字！”

一个身材结实，浓眉大眼的女同学一阵风似地冲进来，几乎把大个子手里的对联撞破，急得大个子“嗷，嗷”直嚷，连忙侧转身子，护住对联，拿到台上去了。

来人冲着文扬就问：“刘咏梅呢？”

“怎么问我？她归你这个康乐股长领导呀！”

“不问你问谁？我都问遍了，谁都不知道。”康乐股长小曹是个急性子。

“什么事找她呀？”文扬故意慢吞吞地说，一面收拾着笔墨纸砚。

“你不是要我们领大家唱歌吗！可咏梅呢？真急死人啦！”

“你就亲自出马吧！”

“我哪行呢？你快说呀，咏梅到底在哪里？”小曹都急得跺脚了。

文扬这才咬着耳朵对小曹说：“咏梅跟方静一齐去接许先生了。她俩还要去学联一趟，这里的事，说了叫你跟我两个人掌握。”

“哎呀！你早该说了。”小曹转身就走，忽然又折回来，一本正经地关照文扬：“台上我去，你去检查一下纠察工作。我看有好几个‘正气社’的人进了会场啦！”

“那是我们特意发的票子。”

“有人看见傅忍之也来了。”

“他？”文扬怔了一下，心想：今天星期日，他不在家休息，来学校干什么？但立刻就胸有成竹地对小曹说：

“来了也好，干脆请他到台上来陪陪许先生。”

“让他坐到台上去？”

“嗯！你想，他在台上一坐，‘正气社’那批好汉，还敢再放肆吗？”

“呵！亏你想出这个主意来。”小曹对文扬的这一着大为赞赏：“那你快去吧！除了你，别人谁也休想请得动他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……”文扬举起拳头，向对方示威。

“我说什么？”小曹故意走上前一步：“我说呀，只有你这个得意门生，傅氏奖学金的得奖弟子，才有这个大面子！”说完见文扬真要来打她，就格格地笑着逃到前台去了。

文扬仔细检查了后台各处通道及门户，又向担任纠察的同学作了一番叮嘱。负责纠察的老金告诉文扬：在学校门口对面，已经准备着一辆三轮车，以备万一能让许先生迅速离开。这使文扬十分满意。

文扬从台旁的边门来到会场里。会场上歌声嘹亮，气氛热烈，各系各班的社团正在相互拉对方唱歌。编辑系的“种子社”和报业管理系的“钟声社”联合唱完了《茶馆小调》和《你这个坏东西》之后，就一起拉采访系一年级“野火社”同学唱，于是从对方的座位上就响起了节奏明快，顿挫有致的歌声：

这年头，怎么得了，
五块钱的钞票没人要。
街头巷尾到处有，
垃圾堆里也找得到。
买东西，没人要，
商店的老板瞧也不瞧，

.....

指挥“野火社”同学唱歌的，是一位姿容和仪表都很引人注目的新同学。他名叫周波，虽然这学期刚入学，但由于他有一手漂亮的指挥动作，因此很快为大家所瞩目。显然，今天他又受到了欢迎，全场一次接一次地拉他们继续唱。

文扬被会场的热烈情绪深深感染了。他走过会场中间的过道时，许多人都亲热地向他招呼或跟他握手。其中既有他早已熟悉了的高年级的老同学，也有刚进校不久的新同学。沉浸在这样一个热情友爱的气氛中，一种特殊的感触在文扬心头油然而生：战友，这都是战友！多么可爱的战友，多么崇高的称呼呵！

仅仅在几个月以前，文扬还是独自一人情绪消沉地埋身在图书馆里，如今，他又回到了战友中间，重新成为集体的一员了。这个变化是多么巨大，而这一切，又全亏了刘咏梅。如果没有刘咏梅，文扬也许今天连听讲座也不会来，更谈不上大伙会选他当同学联谊会的学术股长，担任联谊会的壁报《草原》的主编和由他来主持今天这个学术讲座。想到这里，刘咏梅那秀美而白皙的脸容，和她那对闪着智慧光芒的眸珠，立刻就映现在文扬大脑的屏幕上。文扬看了看手表，指针已经指着一点半，他焦虑地用目光向全场搜索着，期待能看到刘咏梅。她怎么还不回来？难道许先生不来了？……是不是半路上出了意外？……不会的，还有方静和她在一起呢！

方静比文扬和刘咏梅大四岁，稳重老练，象个大姐姐。有她同去，文扬就不必担心了。刘咏梅有时显得偏激和容易感情冲动，而方静是不会的。

突然，文扬看到大礼堂右边那道原先关着的门被人打开了。六、七个穿着草绿色青年军制服的学生，一下冲向前排。只见其中一人跳上台去，把一张预先写好的海报“啪”的一下贴在讲桌前，正好盖住了鲁迅先生的像和文扬写的那副对联。那海报上

写着：

光明新专“正气社”第一次学术讲演

特请《正言报》胡新汉先生

主讲：“欧美报业管理考察”

地点：本校大礼堂

时间：本星期日下午一时半

会场里顿时骚动起来，有几个胆小怕事的学生竟悄悄地溜出了会场。

文扬全身血液都涌了上来：原来如此！想用抢会场的手段来破坏我们的讲座！他大步地向讲台奔去。

讲台上，康乐股长小曹正拦着想上台来的人，大声地和他们争辩着。但她立即被那伙人围住了，坐在第一排的纠察纷纷跳上台去，又把那伙人围了起来。

文扬一跃就上了讲台，他“嚓嚓”两下，把“正气社”那张海报撕了下来，会场里立即发出一片欢呼。

“你怎么能撕我们的海报？”一个穿青年军制服的学生扭住了文扬的衣襟。

“你们为什么贴在鲁迅先生的像上？”文扬大声驳斥，也扭住了对方的衣襟，两人剑拔弩张地在台上对峙着。

一个穿黑色中山装的中年人爬到台上，挥舞着双手，直着喉咙拚命朝台下喊道：“请同学们静一静！教务长来了。大家听教务长训话。”他就是那个姓李的总务。

傅忍之脸色阴沉地走上讲台，郝鹏紧紧跟在他的后面。一上讲台，郝鹏立即抢在傅忍之前面，一把推开那个扭着文扬的人：“你下去。”

那人听从命令走了下去。文扬铁青着脸，依旧气咻咻地盯

着那个朝墙边退去的人。

“何必动这么大的肝火，密斯特文！”郝鹏摆出一副很有风度的样子。

“你们为什么抢会场？”文扬大声责问。台下也有人接着喊：“为什么抢会场？不要脸！”

“笑话！你们是两点钟开会，我们是一点半开会，当然我们先。”郝鹏恬不知耻地说着，又指指一旁站着的李总务：“你不信，可以问问李先生，我们借用礼堂的申请，是三天以前就送上去的。”

那个姓李的总务赶紧点头：“是，是三天以前。”

文扬看出郝鹏与李总务在演一出欺骗同学的双簧。这种无耻的行径太气人了，一定要当众戳穿他们。于是，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把钥匙，正色责问李总务：“李先生，你是老师，应该尊重自己的人格。我问你，这把大礼堂的钥匙，是你一点钟亲手交给我的吧！为什么你当时并没有说一点半他们要使用礼堂？”

李总务哑口无言了，文扬拿起钥匙向全场同学扬了扬，大声说道：

“同学们！我们今天请的是许广平先生，她是我们尊敬的鲁迅先生的夫人。在我们一生中，是很难得有机会听到许先生的演讲的。可是，现在却有人用抢会场的行为来阻挠这个讲座。同学们，你们说，这个会场能不能让？”

“不能让！我们不让！”会场里响起强烈的呼喊声。连那些没有参加任何社团的中立派同学，也觉得“正气社”这样做法，不够正大光明。

傅忍之站到了讲台正中，会场开始平静下来，郝鹏悄悄退回到台边一侧，文扬上前把大礼堂的钥匙放在傅忍之的讲桌上。

“教务长，请您主持公道。”说罢也退到了台旁。

会场上几百双眼睛全盯着傅忍之，傅忍之从台下投来的大多数的眼光中，感到气氛明显不利于“正气社”。但是，他又看到了坐在后排靠墙角的严雄那发着幽绿色阴光的眼睛。

“同学们！我们光明新专在社会上素有民主空气浓厚的声誉，这一良好声誉实为我校师生共同努力所得。但在当今时局下，如何保持这个声誉，则有赖全体同学互谅互爱，共同体恤校方处境的困难。今天的争执，责任全在校方总务部门安排不当。我对此向双方深表歉意，并保证今后决不再发生类似事件。”傅忍之的目光扫视着台下，感到会场相当平静，这显然增强了他的自信。

“至于此事如何解决？作为校方，我唯有呼吁双方各自克制，千万不能感情用事。我个人看法，胡新汉先生是报界名流，刚从欧美考察报业管理回国，这对同学来说，确是一个难得的求教机会。至于许广平先生，则不但为青年同学所一致崇敬，即我本人也对许先生慕名已久。今日两位先生能同时蒞临敝校，我傅忍之深感荣幸，理当竭诚招待。至于会场使用问题，我建议请“正气社”的郝鹏和联谊会的文扬两位同学，一起到教务室来，与胡、许两位先生共同磋商，再作决定。大家以为如何？”

“我完全拥护教务长的合理仲裁。”郝鹏走到台中，立即表示了同意。

“我不同意！”文扬走到傅忍之身边，显然由于过份激动，话音带着颤抖：

“教务长，您这不是主持公道！您明明知道哪一方有理，哪一方无理，却各打五十大板。您貌似公正，实为纵恶。我虽是一个学生，也懂得应该如何尊重许先生的人格，难道许先生会参与这样的磋商？这样做，不明明是想逼走许先生，使今天的讲座流产吗？教务长，我想提醒一句：如果开了今天这样的例子，则今

后学校里，无事可以生非，无理可以取闹，光明新专自由民主的校誉，将从此被人践踏无遗。这样严重的后果，难道教务长就没有考虑吗？”

傅忍之的脸色更加阴沉可怕了。文扬这一番铿锵有力的责问，把傅忍之推到了一个十分难堪的境地。此刻，他愈加意识到，眼前这个看来外表颇为文静的高材生，如果不赶快把他引进自己替他铺设的轨道上去，而任凭他的狂热自由发展下去的话，今后完全可能变为使自己大伤脑筋的人物。但此刻在大庭广众之中，傅忍之觉得唯一的办法，就是立即提醒他，使他意识到摆在他面前的危险。于是，傅忍之用了一种异乎寻常的烦躁语气，向全场回答：

“我考虑的是：必须制止学校中的一切阅墙之争，避免在学校里出现任何不幸事件！否则，对学校，对你们本人，都将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。”

但血气方刚的文扬却毫无所动，他依然向傅忍之进逼：“不会出现不幸，就看教务长能不能主持公道！”

“除了刚才的建议，我无能为力。”傅忍之脸带愠色，拂袖离开讲桌。

郝鹏象得到信号一样，霍地抢到讲桌面前，高声宣布：

“由于联谊会拒绝磋商，我代表‘正气社’宣布：我们的讲座立即开始，请大家安静，胡新汉先生马上就到。”

这时，从礼堂外面又涌进一批“正气社”的人，簇拥着那位戴着呢帽的胡新汉，从会场正中的过道里大摇大摆地走向讲台。

文扬一直焦急地在盼望方静和刘咏梅的出现，以便共商对策。但是，等待不及了。眼下“正气社”的气焰如此嚣张，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今天的讲座被他们破坏掉吗？不！决不能示弱，决不能退却……。